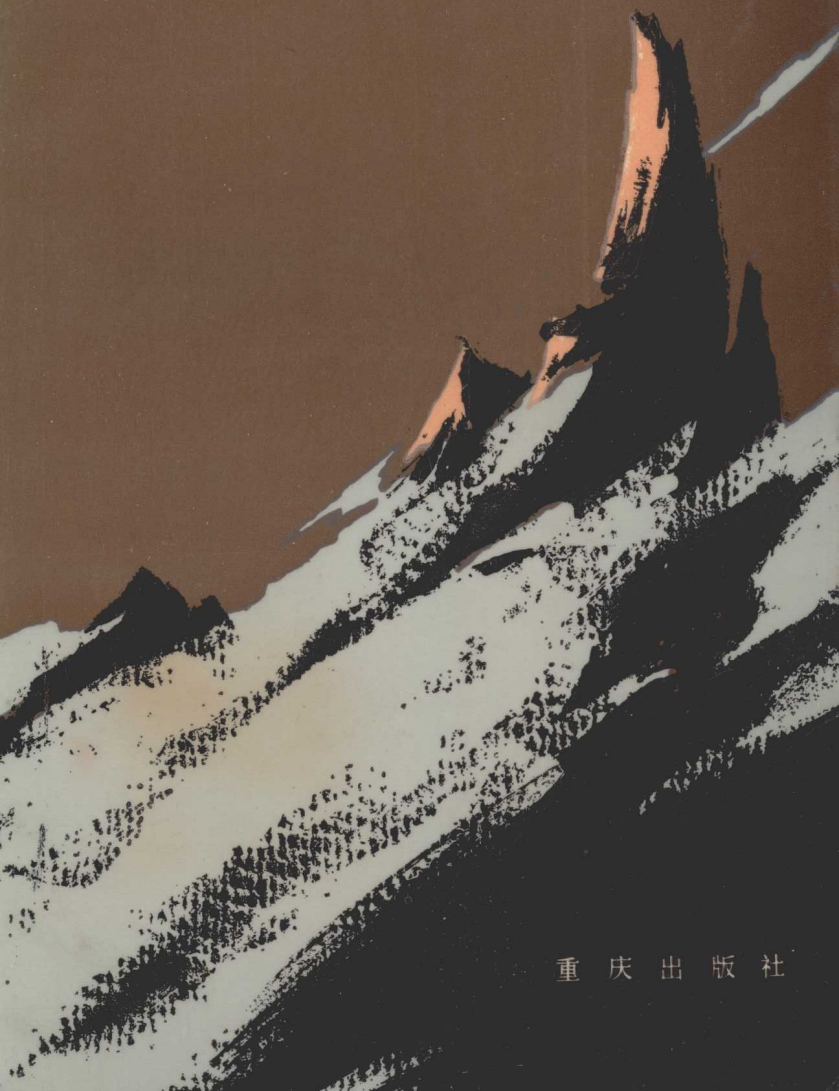


# 云雾中的古堡



重 庆 出 版 社

# 云雾中的古堡

曹文轩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六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李晓峰

封面设计：谢学康

插 图

**云雾中的古堡**

曹文轩著

---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）  
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 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7.125 插页：2 字数：112千  
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1—9,400

---

书号：R10144·226

定价0.80元

## 序

在大学久呆，变得很有点迂，社会活动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日见蜕化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气质，已慢慢渗透进我的血液和灵魂——我实在是感觉到了。除了偶然相交的极少几个文友，我认识人很少，尤其是前辈作家。说到作序，找人不免困难，况且区区小作，劳人作序，不免感到气虚和羞怯。踌躇一阵，只有自己作序了。也好。

这本集子所收入的作品，是我近两年所作。

做小说，我显然是个笨伯。但心里还是有一些见地和主张的。我一直觉得，小说得写得有情。古往今来，沧桑巨变，人类几千年，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。情是永恒的，情是伟大的。情之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人类是靠着情而繁衍不绝，生机旺盛

的。人情人情，文学既是写人，敢不写情？父子情，母女情，夫妻情，兄妹情，朋友情……偌大一个世界，是一个感情团儿。情象一个轴心，使社会运转不息。文学必须写出这份那份的情。要写得深沉，写出温暖，写得让人落泪。小说就是这么回事儿：用情来沟通人的心灵。没有情，人就孤独、可怜，就没法活下去。小说万万不能离开这个轴心。

小说又要做得美。不美不为小说。读者花钱花工夫看你的小说不容易，你要尽量让他有美的享受。秀美、静美、崇高美、悲剧美……做小说的义不容辞地要唤起读者各式各样的美感。在小说家眼里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美的，一片绿叶，一线流萤，一湾溪流，一颗晶莹的泪珠，无不蕴含着美。美是个好东西，尤其是在人类间还有浑浑噩噩的东西存在的时候，它更加宝贵。它能驱除丑恶，它能陶冶人的性情，它能净化人的灵魂，它能使人变得高雅、文明，最终，这个世界将由它使之变得通体透明。

儿童小说尤其要做得美。

小说还要写出力度。一个个方块字，得含着力量。人看小说，直觉得被一股深透的力量震颤着心灵，而且这种力量持久不衰。不觉得小说也有质地吗？质地要厚实，仿佛用手指一摸，觉得

它有份量，不飘。不要以为少年看不出你作品有深邃的情神。那些浅显、浮躁的东西，该少生产一些了。就不见孩子去翻大人的书吗？他们要看一些容量大一点的东西。如今的孩子，聪明得让人头疼，浅薄的东西，他们是不屑一顾的。我们也不该给他们这些东西。况且，写孩子的东西，本身也应该是大人能看的。这就更不能没有力度了。

说好说，做到不易。可我想做，也做了，虽然吃力、笨拙。咬咬牙，如此做下去。

读者喜欢不喜欢这些小说呢？不管了，先呈献上去。

曹文轩

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于北大

## 目 录

海牛.....	1
静静的水，清清的水.....	32
云雾中的古堡.....	56
寂寥的小巷.....	67
红帆.....	83
海里的船.....	102
紫骝马.....	119
第十一根红布条.....	139
再见了，我的小星星.....	152
牛桩.....	183
天黑了，该回家了.....	198

# 海牛

## 1

他家要买牛。

这个村子座落在一片广袤的原野上。从它往西三百里是芦荡，往东三百里则是烈性的大海。这里的牛分两种，从芦荡引回来的叫荡牛，从海边引回来的叫海牛。荡牛躯壳瘦小，力气单薄，一个小小石礮就会拖得它直喷鼻子，嘴边光泛白沫，肩胛象沉船一样倾斜下来。这种牛使人很有点瞧不起。“嘻，荡牛！”连孩子们都常用大拇指按住鼻子，不断扇动其它四指，表示深深的蔑视。只有一点好处：价贱。海牛是海滩上野放的牛，啃啮海滩上的芦苇长大。这种罕见的



海牛，骨架高大，体格健壮，脾气如同它身边的大海一样暴烈，却力大无穷，沉重的铁犁插进再硬的泥土，也能拉起撒蹄飞跑，溅起一团团黑色的泥浪，累得扶犁的大汉气喘吁吁，汗珠涟涟。这牛往那儿一立，就显出一股昂然之气。握住这种牛缰绳的主人，脸上则显出一派矜持和傲气，仿佛觉得自己也变得格外强悍了。

他家包了一片地。这地方荒地多，一人能摊好几亩。奶奶生来一副硬脾气，不要“活活地让别人养着，沾人的光”，硬要队里把该分给她和孙子的一份分给她：“我能用手把庄稼摸出来。再给孙子买条牛！”

他家当然要买海牛！

奶奶颤颤巍巍地捧着黑陶罐：“真不念书啦？”

“我已说过了，没考上高中，奶奶！”

奶奶是道地的瞎子。整个世界对她来说，只是一片深邃的黑暗。但此刻，她的眼睛里分明透着疑惑：老师曾不止一次上门向她夸耀过她孙子的成绩呀！没考上？！

他的头因为难过而低垂……

天底下，他唯一的亲人就是瞎奶奶。父亲在他三岁时暴病身亡。仅隔一年，母亲又弃他和瞎奶奶，在一个没有星光的秋夜跟一个男人远走。

那天，奶奶没抛一滴眼泪，只是把象小鸡雏一样抖索着的他紧紧搂在怀里。坐在妈妈远去的路口，她用手抚摸着柔软而发黄的稀发，凄苦的面孔冲着阴沉的天空，只对他说一句：“别怕！”奶奶——双目失明的奶奶，以她的勤劳、执着、顽强和坚韧，与艰难的生活抗衡着，奋争着，居然把他拉扯到十五岁！

然而，现在奶奶却十分的衰老了。

那天，她捶着搓绳用的稻草，榔头从她无力的手中滑脱出来，砸在另一只很不机敏的手上，皮开了，紫黑色的血从手指缝里一滴连一滴地落在金色的稻草上。她哆哆嗦嗦地摸起榔头还要捶，他一眼瞥见了血：“奶奶！”他跑过来，抓起了奶奶的手，用嘴唇轻轻地吮净了奶奶手上的血迹，“你怎么啦？”奶奶低垂的嘴角微微笑了笑：“榔头掉下来了。”他第一次仔细打量奶奶：她的瘦削的肩胛高高耸起，麻网般一头白发飞张着，暗黑色的脸上布满横七竖八的皱纹，牙齿脱落了，嘴唇陷下去，嘴角承受不住面颊肌肉的松弛而低垂，那双手的骨节变得粗大，弯曲着，不易伸直，也不易收拢。她的身后堆着一堆草绳。他松开她的手，拉过绳看着：她的手由于缺乏足够的力量，绳子没有上劲，搓得十分稀松，象根软带子。他双手捏着绳子一拢，那绳子分开了两股。

而在过去，由于绳子带着力量，立即会拧着麻花。人们总是夸奶奶的绳子“象根铁条似的”。现在，她的绳子大概卖不出去了？他丢下绳子，垂头走到阴凉的河边。

“她老了！”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。他不能再心安理得地让奶奶养活自己。为了他，奶奶象盏油灯，油快要被耗尽了。奶奶只是为了他，才竭力挣扎着。可是，她实在不能再给予了。刻不容缓，他要立即担起生活的重担。他要用自己的力量让奶奶享受一个老人应该享受的一切！

他痛苦而又愉快地放弃了读书。他把闭着眼睛都不会做错的题目，错得一塌糊涂……

“你怎么会考不上？”奶奶盯着他。

“奶奶！”他望着她，“真的，我笨死了！”他抓住奶奶的手，“奶奶，来呀，你摸摸我的胳膊，捏捏我的肩，再捶捶我的胸脯，我大啦，有劲啦，能干活啦！把你攒的钱买条海牛吧！”

奶奶还未见过自己一口饭一口水抚养大的孙子。

他正欲从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，度入热情、幻想、冒险、勇猛、富于挑战精神和多梦的时代。但看上去更象一个少年。他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，单薄得象片铁片，脖子、胳膊、腿，都是细

长的，胸脯还是孩子样的扁平，但挺得很直，很有力感。眼睛既深又亮，象沉沉的黑夜里隐藏于地下的两汪水潭。这是造物主赐给这片荒凉的土地的一个小小杰作，整个儿看上去，象是一把过于锋利的刀削出来的，瘦，而有精神。

奶奶把黑陶罐递给他：“够买牛啦！”

“数数吗？”

奶奶摇摇手。十几年里，她不仅要养活他，还在为他积攒着钱。她觉得应当为孙子留下一笔财产，这是老人的责任。她无休止地搓着草绳，卖掉，一分一分地投往黑陶罐。这钱一分一分，是从她心里经过的。她忘不了数目：七百块！

“他王书记是大好人，让德大叔给咱引牛哩。就请他帮咱下海牵回头大牛来吧！”奶奶为这件大事而激动、兴奋，显得精神勃勃，那对瞎眼似乎也在熠熠发光。

“干嘛请人呢？！”难道他还不可以成为这个家庭的脊梁吗？

奶奶摇摇头。她舍不得，也不放心让她唯一的、仅仅才十五岁的孙子去干这样艰辛的大事。去，坐汽车一天；回，得赶着牛，日夜赶路也得三天呢！再说，她是个瞎子，和孙子合用一双眼睛。

“奶奶看不见呀，烧呀煮的，一个火星蹦到

干柴上，这茅屋……？”

他不吱声。晚上，他把奶奶托付给好朋友们，夜里，悄然离开了家门——乡亲们知道了，是不会让他走的……

2

海边的人一律用惊奇而又不信任的目光迎接了他：“买牛？就你？”

“不缺你们一分钱的！”依旧带着稚气的脸一阵臊红，他用十分硬气的话呛得那些海边的人面面相觑。

一个皮肤闪着古铜色光泽的大汉站在他面前。他宽阔的肩膀，平直得象条木杠，胸脯厚得象堵墙，胳膊上的肌肉隆起，形成两个球形。一双小眼，透出一股野蛮和高傲。他嘲弄地一笑，把他带到海滩。

一片粗硕的芦苇，郁郁苍苍。铜丝一般的劲草，在海风中抖索。透过芦竿的空隙，看见大海在闪光。乍看，海滩是沉寂的。但大汉一声轰雷般的吼叫，芦苇丛中卧伏着的海牛被惊起了，宛如一座座黑色的山峰平地突然升起。随着大汉又一声吼叫，这些山峰运动起来，聚向一起，朝远处的大海边凶猛地奔腾，芦苇在劈开，在折断，

在践踏中发出咋巴咋巴的爆裂声。

大汉拉了他一把，用粗臂分开芦苇，跟着追去。

他紧紧地跟上。

牛群被一直逼到海与芦苇之间的一块空白的褐色地带，挤成一团，潮湿的海滩上留下无数混乱的蹄迹。

大汉坐下了，只给他一个脊背：“喂，要哪一头？”

他没有立即回答这个对他大不敬的大汉，用大得出奇的眼睛望着这令人激动不安的牛群：啊，太棒了！一对对凸眼，琉璃球一般发亮，透出一股毫不拘束的野性。被海风吹成金黄色的鬃毛，在阳光下闪烁。牛蹄坚硬的叩击，震得海滩微微发颤。这简直是一块块铸铁，一个个走雷，一团团力量！

“到底要哪一头？”

他仍然没有立即回答。十五岁的男子汉办事，当然得有几分样子了，得稳重、老练，岂能象六七岁的毛娃娃那样总是着急慌忙？尤其是在这个蔑视一切的大汉面前，更应显出成年人的气质来。

青灰色的天空，与远处的海水连接在一起，又猛然朝这边人的头顶上方高高地飞腾上去。

一团团铅色的云，仿佛是远处的波浪腾入天空，被风推着，直朝人的头顶上方漫涌过来。无涯的大海汹涌澎湃，发出一片惊心动魄的澎湃之声。一排排巨浪，朝岸边滚动着，浪脊威然耸起，形成一道暗绿色的拱墙。压过来了，轰然响起摔在沙滩上，哗哗崩溃了，留下一片白沫退下沙滩，又一道拱墙耸起，倒下……

他久久地看着猛烈、颠狂的大海，转而又看着这群风餐露宿在海边，听着涛声长大的骠悍大牛。海风不住地掀动着他牵拉在额头的粗硬的黑发。忽然地，他觉得自己实在不是一个孩子，高大了许多，浑身的筋肉都充满力量。他站起来：

“我要最高，最大，最凶的那一头！”

大汉古怪地一笑，朝他点点头。

他立即毫不含糊、报复性地朝对方点点头。

大汉猛地从地上弹起，朝牛群冲击。牛群炸了，四处奔突。一头小牛犊跌倒了，“哞哞”地惊叫着爬起来又跑。得得的牛蹄声汇集在一起，变成隆隆的巨响。大汉两只眼睛紧紧盯着一头鬃毛亮得发黑的大牛紧追不放，牛群闪电般地从他身边不断闪过。

他站着不动。

那条大牛直朝大海扑去，在玉色的浪峰和高阔的蓝天映衬下，这家伙也显得太威武了！

“就是它！就是它！”他的心在激跳。

大牛冲到海里，一排浪头打过来，它忽地消失了。当海浪被它的身体碰成碎沫，散落以后，它昂首天空，响起重浊的哗哗之声。这声音和飒飒波声溶和在一起，真叫人心颤。

大汉追了过去。它沿着海边浅浅的海水疾跑，溅起一路水花，一直溅到大汉的脸上。大汉急了，解下挂在腰里的绳索，“呼”地飞出去，绳圈不偏不倚地套在它的颈上。大牛把大汉拉倒了，但它双腿也跪在了沙滩上。不等它跃起，大汉已一跳而起扑上去骑到它颈上，用手抓住它幼年时就穿在鼻上的铜栓。大牛站起来继续跑动，并用力甩着脑袋，企图把大汉甩落下来。大汉一手死死抱着它的颈项，一手迅速地在铜栓上扣上了绳子，然后抓住绳子的另一头往旁边一跳。缰绳一下子绷直了，那牛从鼻子里发出一阵痛苦得叫人难受的嘶鸣，以大汉为圆心，蹦跳着打着圆圈。大汉慢慢收紧绳子。它终于暴躁地跺了跺蹄子，用犄角掀翻了几块泥土，站住了。

大汉气喘吁吁地牵着牛走向他：“喂，行……行吗？”

他望着它：眼睛呈黑色，鼻孔喷出的气流冲倒两旁的野草，一对如大象巨齿一般的犄角，有力地伸向两侧，然后拐了个很优美的月牙弯儿，



角质坚硬，闪着黑光，角尖锋利得叫人心灵颤栗，它的身体仿佛是青铜铸就，用巨锤砸出来的。它胸脯宽阔，胸肌发达，显出一团团强劲的肉疙瘩，脊背的线条几乎是用刀刷地削出的一条直线，粗长的尾巴一刻不停地甩动，发出叭叭的声音，把芦苇打得七倒八歪。

有那么片刻时间，他有点胆寒了，用双手抱着肩。然而，当看到大汉那逗弄的目光时，他说：“回村吧。”但声音分明在发颤，藤秸般的细腿在抖动，并且不停地绞着手指——他到底还是个孩子。

大汉依旧笑笑，把牛牵到村里。

众人围过来观看着。大汉走过来：“你真要吗？”

他头也不抬：“我说过了。”

“七百块钱！”大汉把众人商量的价格告诉他。

他立即用手抓住了用绳子拴在脖子上的钱包，紧张地望着大汉。

“有这么多钱吗？”大汉咬着厚嘴唇笑笑。

他又望着众人，钱在手里攥得更紧了。

大汉吹了口气，对大家说：“算了，让它重回到海滩上去吧！你们就不想想，大人们怎么会把哗哗七百块票子搁在这么个小毛头身上？我只存心拿这个小蛋儿开开心罢了。”大汉又转向他，“喂，